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八回 述懷

漏殘爐燼，潛偷韓掾之香，帶解鈕鬆，小熨荀郎之體。排六誠僥倖哉。仲堪自江乾一醉，兩度蟾圓，馬足車塵，方慮玉人何處，不料群雞粥粥中，搥山一鶴挺然獨立，色授魂與自在意中，特未知此多娟娟，肯如曹贖文姬，千金相許，范攜西子，一舸同歸否。花真解事，酒落歡腸，白墮觴終，黑酣枕熟，排六涎仲堪久，暗中摸索，分外纏綿，柒指於鼎，居然得嘗一饜矣，晨曦撲牖，排六視仲堪側身臥，酣恬棠睡，香溢蘭吹，難免神馳，轉慚形穢。於是積愧成憤，積憤成妒，而珍娘之生命，仲堪之資斧，皆在排六算計中。荒雲迷洞，瘴雨緣溪，此境此情，荒唐一夢。仲堪以為鶯鶯佳遇，紅娘之力居多，預買歡心，免居奇貨，況渠已為情顛倒耶。仲堪停午始起，侍兒已為珍娘另易潔室，縛帶掃宇，翦紙幕窗，設幾安牀，備極明淨。即衣梳鏡閣，亦均佈置得宜，遙而望之，疑是新嫁春閨圖也。珍娘身輕似葉，命薄於花，瘦影姍姍，打熬到此，幾不復有生人趣，乃以東風抬舉，由九淵而至九天，劫比滄桑，人非木石，有不感激涕零於仲堪耶。然未語先期，欲前仍卻，臨去轉眼，佯羞低頭。仲堪於此不免為情魔融化矣，晚餐未久，假母早扃戶而藏其鑰。

一燈黯淡，相對忘言，珍娘乃謂仲堪曰：「公子仍就六妹所，儂倦欲睡矣。」仲堪憐憐惜惜，因不忍拂之，珍重一聲，翩然欲出，而雙扉早闔，力撼不勝。仲堪曰：「兩人萬里，一刻千金，何棄我之甚也。」珍娘曰：「儂惟不肯作夜度娘，乃至失歡於假母。若使津隨漁問，門任僧敲，甘蒙白璧之瑕，願擲黃金之牝，何必以蓬髻齒見公子哉。公子誠愛儂，當不至強儂所難，公子請早寢，儂當焚香鬻茗以待公子。」仲堪曰：「寂寥深夜惆悵個人，坐到天明得毋自苦，何勿異舍同榻，絮話家常也。」珍娘曰：「公子陌生，阿儂處女，共席就食，已屬從權，況其甚耶？」仲堪曰：「業在此間，奚須墨守。」珍娘曰：「惟公子不輕視儂，故吐肝膈，否則拔釵撒珥，預儂阿媽辣手耳。」仲堪聞此，始知女貞之本固，非列風淫雨所能摧折者。

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。排六中夜遲仲堪不至，閒敲棋子，斜倚薰籠，大喚奈何，人真無賴。遂潛伏珍娘窗外，但聞兩心叩叩，私語嚶嚶，情懷所通，笑啼並作，負氣歸寢。以為荳蔻稍頭，今夜必探春信矣。仲堪、珍娘分斟玉罇，靜聽銅壺，同在天涯，互談身世。仲堪略不為諱，告以久虛中餽，急待擇人，不果游梁，歸鞭宜早，但不言阮夫人一夢而已。珍娘似吐仍茹，盈盈欲淚，仲堪慰之曰：「乍聚旋別，宜乎慨歎，卿之冰玉，敬而且愛，卿於幼年家族，尚能省識否？」珍娘知其語摯，始曰：

卷旄偷活，芍藥遲開，六載艱難，不堪復問矣。儂固清白吏子孫也，白鵬入籠，斷難輕放，始則金尊檀板，銀燭畫屏，家儂習觀兒女態而已。婷婷裊裊，年過十三，善才服聲，秋娘妒色，遂攜儂於八大衢街。出以應客，每當羅衫汗漬，霧幕風嚴，蟾吐絳弦，雞鳴待曙，輒奔走弦管不少憩。嗣又輾轉於津沽之侯家後，樓台金碧，屋近海旁，圖畫丹青，虹垂天半。儂已筭矣，假母密遣阿姊偕儂宿，浪談風月，挑逗春心，甚或故示色身。迫儂亦與之偕處，嗚呼，矢難玷玉，火不鑠金，一點臂砂，半背心井，而儂之苦境，至此乃益增劇。

然其時言甘幣重，猶欲誘我入彀也。新圖秘戲，大會無遮。故意接觸眼簾，使儂執鞭從後，儂至此知禍在眉睫矣。風吹蘋末，人自多言，雨點楊花，我真無力，遂毀妝托病，日與藥爐茗碗相伴。假母祈儂速愈，鼓其如簧之舌，許聽我擇人而事，香巢穩築，豔幟重張，一哄人多，五陵年少，或丰姿潘衛，語頗溫存，或門第金張，情尤纏綿，或炫石崇之金谷，顧聘綠珠，或賭徐陵之玉台，來傳青簡，我則貞而不字，彼則人盡可夫。如是月餘，百方游說，儂固以微詞諷之，最後來一貧士敲書讀書，按笛吹簫，若與儂針芥相投者，比肩把臂攜手倚欄，若離若即之間，探儂心事，依究年輕識淺，盡情吐露，於是又絮絮話寤狀，盡假儲蓄而去。幸哉！荊山之璞，未獻楚王。不然早在白楊衰草間矣。」此客黃鶴一去，杳不可追。假母遽向儂索纏頭錦，自顧四壁，不名一錢，儂猶未解彼之詭計也。詎知環生迭引，力脅利餌，均為假母之爪牙。總之儂肯喪貞，渠才得意，其氍毹鶴舞，望若神仙中人者口童也。其揮金如土，一曲紅綃不知數者，廝養卒也。至貧士亦某邸之清客，投儂所好劫儂所儲，然鼯鼠五技窮矣，惟日聒於側，逼儂上陽台以自贖，花拚長謝，蟲訴可憐，偷得浮生作何了局，而姊妹輩耿耿環伺，動必以聞，儂亦心緒無聊，不入歌場者十餘日。

假母以儂為撒嬌，乘儂早臥，操白挺入寢室，魂飛心顫，不知所云。急面揉花，疾風掃籜，始猶曳被自衛，繼則聲嘶力竭。瞑目以待，厲責聲辱詈聲，尚申申不已，姊妹中相與勸解，並擁護以出，姊妹輩慰問至再，囑儂宜知進退，似嘲似諷，亦愛亦憐。嗟乎，淺水游魚，鯁能相戲，平陽落虎，犬亦交欺，鬻婢梳傭且竊竊議儂不識時務，儂亦不知生之可樂矣。輾轉自思，苦乏死所，是夕殘燈不燄，輕簾半垂，兀坐支頤，身猶作痛，忽排六入曰：「姊思飲乎？」以一甌進，盈盈作殷紅色，儂方承口，排六曰：「鳩耳。」儂曰：「鳩亦良佳。」詎涓滴入喉，奇熱內發，楚王心蕩，趙後身輕，儂以所飲有異，而排六早一瞥不見，憑几面窺儂者，一三十許男子也，攫儂入座，涉以諧謔，儂知斯人必以非禮相干者，急思返身遁，而天羅地網，密布層層，男子強暴之行乃起。

男子何人，亦蹂躪花叢之蝥賊也。儂本纖趾，足力夙強，彼偷急緩結束，頗思迎刃而解。儂舉腕相格，鬪血交噴，男子作獰笑曰：「手不勝難，何苦乃爾。」詎知儂正尺素封雲，殘紅滿月時也。男子氣為之奪，稍一徘徊，儂已起身拔關出，奔至假母房，排六方津津談進酒事。蓋此名勃勒寧，釀於稗瀛者，士誘女懷，情波一點，儂亦不暇詰排六，而假母早顧儂而愕然矣。三尺蒲鞭一生花劫，橫拖發蠶，滿灘血猩。僅餘半縷之魂，難屬垂絲之氣。命何不弔，罹此鞠凶，死亦奚悲，那堪狼藉。幸排三較長厚，長跽乞假母，昇儂入排三室，調藥搗杵，哺茗承匙，偷隙周旋，每餐輒煮雙弓米相餉，綺年黯獄，異地孤身，人竟無良，天胡此醉，苟無排三，尚有此敘哉！

假母料不能奪，乃驅儂而進排六。門前冷落，車馬皆稀，不得已渡河而南，由來逾月矣，始迫儂為庖湏之役。抽薪釜底，浙米矛頭，手不橙搓，指成姜縮。假母遣排六來問曰：「苦未？」儂笑不答，更迫儂為浣濯之役，同晨抱甕，午夜挈瓶。春雨裙前，秋風衣熨。假母復遣排六來問曰：「苦未？」儂又笑不答。假母曰：「孺子真不可教矣。」弛及袍服，解至行纏，拘繫廁旁，使操畚滌，不意紫姑神尚能相儂也，不及數日，得見郎君。青眼雖垂，白頭難免，埋憂此地，脫跡何年。顧影自傷，不覺百感交集矣。

言訖淚下如綆。仲堪思以一語相慰，苦不可得。春宵苦短，紅日一竿。排六早起至珍娘所，陡謂仲堪曰：「但見新人笑，不聞舊人哭。公子忍哉。」回顧珍娘曰：「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。姊有如意郎君矣，我輩皆相逢萍水耳。」珍娘未及酬答，假母又欣欣至，珍娘起立，見其雲黛尚斂，星眼不波，而仲堪更默無一言，乃戲曰：「蘭綰同心，蓮開並蒂，鴻溝露滴，烏道霞橫，珍娘何福，得侍公子哉。」排六曰：「今日珍姊，益發嬌豔矣！我輩當釀資為賀，何如？」假母曰：「佳婿東牀之選，女兒西子之妝，葉復鴛鴦，花眠蛺蝶，我當先作東道主人，為一對玉人斟合歡杯也。」言次，奚僮忽自外人，與仲堪附耳許時，仲堪乃興辭欲行。